

THE

COLLECTED  SHORT

欧·亨利短篇小说集

STORIES OF

O.HENRY
[美] 欧·亨利 著

张经浩 译



THE
COLLECTED SHORT
STORIES OF
O.HENRY

欧·亨利短篇小说集

[美] 欧·亨利 著

张经浩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欧·亨利短篇小说集 / (美) 欧·亨利 (O. Henry)
著; 张经浩译. --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9.7
ISBN 978-7-5317-4541-9

I. ①欧… II. ①欧… ②张…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近代 IV. ①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94884 号

欧·亨利短篇小说集

Ou Hengli Duanpian Xiaoshuoji

作者 / [美] 欧·亨利
责任编辑 / 路嵩
版式设计 / 段文婷

译者 / 张经浩
封面设计 / MAX ↑ Stream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发行电话 / (0451) 85951921 85951915
地址 / 哈尔滨市南岗区林兴街 3 号

邮编 / 150080
经销 / 新华书店
网址 / www.bfwy.com

印刷 /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字数 / 163 千
版次 / 2019 年 7 月第 1 版

开本 /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 7
印次 / 201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 ISBN 978-7-5317-4541-9

定价 / 39.80 元

目录

CONTENTS

- 警察与圣歌 / 001
强中更有强中手 / 008
麦琪的礼物 / 023
婚姻学的真谛 / 030
二十年后 / 037
最后一片叶 / 041
为麦克花的钱 / 048
财神与爱神 / 055
失算 / 063
带家具的房间 / 076
托宾的手相 / 084
口哨大王迪克的圣诞袜 / 093
失语症患者逍遥记 / 110
布莱克·比尔藏身记 / 123
各有所长的结局 / 136
部长的良策 / 147
经验与狗 / 160
一千元 / 171
幽境过客 / 178
伯爵和婚礼的客人 / 184
似戏非戏 / 191
都市报道 / 200

警察与圣歌

索彼在麦迪逊广场^①的长凳上总不得安稳。等到夜晚听到雁群拉大嗓门叫唤，等到没有海豹皮大衣的女人对丈夫殷勤起来时，等到索彼在公园的凳子上总不得安稳时，你就知道，冬天已指日可待。

一片落叶飘到索彼の膝上，这是冬先生送的名片。冬先生对麦迪逊广场的常客素来体贴，每年来前总要彬彬有礼地打个招呼。交叉路口处他的片子是叫北风送的，因为风是露天大厦的看门人，这样一来，睡街头的人就会有所准备。

索彼の心里已经有数，知道严冬逼近，他得单枪匹马想办法应付，所以他在凳上不得安稳了。

索彼过冬的打算并非什么宏图大略，他既没想去地中海游弋，也没想到南国休眠，或者在维苏威湾^②泛舟。他只巴望能到岛上^③待三个月。三个月里不愁吃住，有合得来的伙伴，北风吹不着，警察不找麻烦，他就谢天谢地，心满意足。

① 麦迪逊广场是纽约市的街心花园。

② 位于意大利，为避寒胜地。

③ 索彼想在监狱里过冬，监狱设在岛上。

好些年冬天他都待在大方好客的布莱克韦尔监狱。比他命好的纽约人每年冬天买票去棕榈滩和里维埃拉^①，而索彼可怜巴巴，年年只能当穆罕默德，逃亡岛上。现在又到这种时候了。昨天夜里，他睡在这个老广场靠近喷泉的长凳上，用三份星期天的报纸^②垫着上身，盖住腿脚，还是挡不住寒气，所以那个避难岛又浮现在索彼の脑海。市里对无家可归的人本有一些救济，即所谓“施舍”，可他瞧不上眼。在索彼看来，“博爱”的慈悲之心还比不过法律。市里办的和慈善团体办的机构比比皆是，只要他肯进，有吃有住，能过规范的简朴生活。但索彼性子傲，不肯要别人发善心相助。出自慈善家之手的馈赠，虽说你不必破钞即可得，但要以心灵受屈辱为代价，件件如此。恺撒尚且没逃过布鲁特斯之手^③；哪个要住慈善机构的床，非得先把一身洗干净不可；哪个要吃块面包，就得让人盘问自己的隐秘。因此还不如做一趟牢中客，虽然监狱中规矩严格，但毕竟不会瞎干预君子的私事。

索彼一旦决定了去那岛上，便着手实现他的打算。办法倒是又多又容易。最惬意的是到哪家高档餐馆美餐一顿，吃完直截了当说钱已用得精光，让人往警察局一送，干干脆脆。往后的事自有好说话的法官料理。

索彼从凳上起身，走出广场，穿过百老汇与五马路相交处老大大一块平坦的柏油路口。他转进百老汇，在一家漂亮的咖啡馆前停了下来，这儿夜夜摆着最上等的美酒佳肴，坐着衣冠楚楚的宾客和社会中坚人物。

① 两处均是避寒胜地，前者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后者在意大利。

② 星期天的报纸张数多，此是作者的幽默说法。

③ 恺撒原为古罗马大将，后成为皇帝。布鲁特斯为罗马元老贵族。据史载，恺撒的执政方针侵犯了元老贵族的利益，结果被以布鲁特斯为首的元老派刺死。作者提到这个典故也是一种夸张和幽默。

从背心最下一颗纽扣往上看，索彼觉得自己的仪表准没问题。脸刮得干干净净，上衣总算体面，还打了一根干净黑色活结领带，那是感恩节一位女传教士送的。如果他没引起人怀疑，能走到这家店的一张桌子边，那就稳操胜券了。露出桌子的上半身叫服务员看不出破绽。索彼想，要只烤野鸭差不多，外带一瓶法国白葡萄酒和法国名干酪，一杯黑咖啡，一根雪茄。一美元一根的雪茄足够了。几件东西加起来钱不会太多，太多了店老板会狠狠教训他一顿的。吃完了喝完了他也就饱了，高高兴兴地上路，去他过冬的避难所。

没承想索彼一踏进店门，领班服务员一眼就瞧见了他那已经磨破的裤子和不成体统的鞋子。他被一双又有力又利落的手扳转身，不声不响地推出来，那只野鸭也就逃脱了遭暗算的厄运。

索彼没再走百老汇路，觉得美餐一顿白食不是个办法，到岛上去此路不通，进那个既非天堂又非地狱的地方得另想办法。

走到六马路的一个路口，只见一家商店的玻璃橱窗电灯通亮，商品琳琅满目。索彼捡起块铺路石把玻璃砸碎了。行人从两边涌过来，跑在前头的正是个警察。索彼站着没动，双手插在衣袋里，望着那衣服上有铜纽扣的人^①直笑。

“干这事的家伙跑到哪儿去了？”警察气喘吁吁地问。

“难道你就不怀疑我？”索彼反问，声音里听得出带点儿挖苦，然而笑容可掬，像是在迎候好运气。

警察根本没怀疑索彼。谁砸了橱窗都不会站着等警察抓，会拔腿就跑的。警察发现有人跑过了半条马路，想赶搭一辆车，便拿着警棍追。索彼虽满心瞧不起他，但还是走了，第二次也没达到目的。

① 警察服上的纽扣为铜制。

马路对面有家餐馆不太气派，是为那些食量大而钱包小的人开的，餐具厚重，空气污浊，汤清，餐巾布皱皱巴巴。索彼进这种地方穿着不像样的鞋和露出穷酸相的裤子是没人阻拦的。他坐到一张桌边，享用了牛排、烙饼、油煎卷，还有果馅饼。吃完他对服务员道出了实情：他身无分文。

索彼说：“你去叫警察吧，别让你大爷久等。”

“用不着叫警察，”服务员说，声音柔和，眼里的火星却直往外冒，“来呀，康！”

两名服务员抓着索彼一推，他的左耳首先着地，咣当摔倒在硬邦邦的人行道上。他一节一节弯动着关节站起来，像是个木匠一段一段地打开曲尺，然后拍干净身上的灰。想叫警察抓起来似乎也是做美梦，到避难岛看来还路途漫漫。站在相隔两家的药店门外的一名警察打了两声哈哈，巡马路去了。

索彼走过五个路口才算恢复勇气，又追求起警察来。这一次他异想天开，以为有十拿九稳的机会。一家商店的橱窗前站着位模样端庄可爱的年轻女郎，在津津有味地看里面摆的刮脸杯和墨水瓶架。离橱窗两码处站着位威严的大个子警察，背靠在消防龙头上。

索彼的方案是扮演一次惹人嫌遭人骂的“骚公鸡”。他瞄准的人儿文雅高贵，近在咫尺的警察忠于职守，让他信心十足，肯定会让警察扭住胳膊。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只要一扭他过冬就不用愁，可以上那个小岛，那个有好处又自由的小岛。

索彼把他那女教士送的领带结整平，缩进去了的衣袖扯出来，帽子歪戴得不像话，轻手轻脚朝那姑娘走。他又是向她飞媚眼，又是无缘无故地咳嗽，又是清嗓门，一下子微笑，一下子又傻笑，骚公鸡那套可鄙可恶的伎俩，他厚起脸皮耍了个够。索彼

斜眼一瞧，果见警察在盯着他看。女郎挪开几步，又聚精会神看着刮脸杯。索彼跟了过去，竟然挨到了她身边，抓起帽子，说：

“是你呀，贝德丽娅^①。到我家玩玩，行吗？”

警察还在看着。被纠缠的姑娘只要弯一弯小指头，索彼就可以住到他岛上的避难所了。他想得真美，仿佛警察局舒舒服服的暖气都能感觉到了。姑娘转过脸来，伸出一只手，抓着索彼的衣袖。

“那当然，迈克。不过，你得请我喝杯啤酒。”她喜气洋洋说，“我早就想和你说话了，就怪警察在死盯着。”

索彼大失所望，从警察身边走过时一点事也没有，还被那年轻女郎挽着，就像树上缠了根常春藤。监狱似乎与他无缘。

拐了一个弯后，他甩开那女的撒腿就跑，直跑到一个街上灯光最亮的地段。入夜以后，上这里的人有来找称心事儿的，有来赌咒发誓的，有来看歌剧的。穿长大衣和裘皮衣的男男女女不怕冬天的寒气，来来去去走得欢快。突然，索彼担心起来，怕自己中了什么邪，就不能让警察抓去。他想着想着有点胆寒，但就在这吋又遇上了一名警察。那人在家剧院前站着，挺精神，让他立即捞到了根救命稻草，想起有“扰乱治安行为”这一条。

索彼扯开粗嗓门，在人行道上醉汉般乱叫起来。他跳着喊着，胡说八道着，无所不为，搅得连天公也不安宁。

警察甩着警棍，背转身干脆不瞧索彼，还对一个人说：

“那是耶鲁大学的学生，庆祝他们球赛给了哈德福学院一个大鸭蛋。就叫唤叫唤，没事。上头有交代，别理他们。”

索彼泄了气，徒劳无益的事只好作罢。难道不会有警察来逮他吗？他认为那个岛有些可望而不可即。风刮得冷飕飕，他把薄

^① 这是索彼信口叫出的名字，并非真名。

上衣的纽扣扣上了。

他发现一个衣着漂亮的人在烟店里点雪茄烟，点烟的火晃来晃去。他的一把丝绸伞进门时放在门边了。索彼走进店，拿起伞，慢吞吞地走开。点雪茄烟的人忙追上来。

“是我的伞！”他厉声道。

“还会是你的？”索彼用挖苦的声气反问，既强占他人财产，还污辱他人。“那你干吗不叫警察呀？我就要拿。是你的伞呐！干吗不叫警察呀？街口就站着一个人！”

伞的主人放慢了脚步。索彼也放慢脚步，心头有种不祥之感，觉得命运又会与他作对。警察看着他们俩，好生纳闷。

伞主人说：“当——当然，唔——唔，你知道这种误会是怎么回事，就是我——要真是你的伞得请你原谅——我今天上午在餐馆捡到的。现在你认出来了，那——那还请你——”

“当然是我的伞！”索彼恶声恶气地说。

伞的前主人收兵回营。警察呢，发现一位披着在剧场看戏用的大外套的高个金发女郎在横穿马路，便赶去帮那女的一把；一辆电车正开来，隔着两个街口。

索彼往东走到一条在翻修的马路，气得把伞扔进一个坑里，还咒骂那些戴头盔拿棍子的家伙。他有心让他们来抓，可是他们把他当成不可能有过失的圣贤。

最后索彼到了东西向一条没那么明亮和热闹的马路。他打定主意顺这条路回麦迪逊广场，因为他回家的天性并未泯灭，尽管他的家只是广场的一条长凳。

然而，在一个特别幽静的街口，索彼站住了。那里有一座山形墙老教堂，盖得很糟，模样古怪。一扇紫罗兰色的窗里还亮着灯，有位琴师反反复复练着琴，也许是为了在安息日唱圣歌时把

琴弹得格外出色。索彼被飘来的优美音乐迷住了，靠在铁栏的圆环上出神。

天空挂着轮皎洁的明月，车辆与行人寥寥无几，屋檐下的麻雀睡梦中只会叽叽喳喳叫几声，眼下的景象会使人想起乡间教堂的墓地。琴师弹奏的圣歌把索彼牢牢拴在铁栏上了。以往他也曾享受过温暖、甜蜜，有过朋友，有过抱负，思想洁白无瑕，衣服干干净净，在那些日子他对圣歌非常熟悉。

索彼的心本就容易受感化，老教堂又有它的神力，所以，他的灵魂幡然醒悟。回想他跌进的深坑，回想那些不光彩的岁月，卑鄙的欲望，破灭的希望，毁弃的才能以及为谋生计而有过的肮脏动机，心头掠过一阵恐惧。

也是在一瞬间，经过这种反省后，他振作起来了。他感到一阵来得又快又猛的冲动，决心与坎坷的命运搏斗。他要从泥坑中自拔，要洗心革面，要战胜缠住了他的邪气。时间还来得及，他还相当年轻。他要重振往日的雄心，不屈不挠实现远大抱负。庄严而优美的琴声激起了他心灵深处的变化。明天他就去闹市区找工作。一位皮货进口商曾说愿雇他当司机。他明天去找进口商要这份工作。他会在世上有所作为的。他会……

索彼觉得有人抓住了他的手臂，忙一回头，看见了一个大脸盘的警察。

“你在这儿干什么？”警察问。

“没干什么。”索彼说。

“跟我走。”警察说。

第二天上午，警庭的法官宣布道：“在岛上关押三个月。”

强中更有强中手

我和杰夫·彼得斯坐在普罗文萨诺饭店的一个角落里吃意大利面条，他边吃边向我解说三种不同生财之道。

每到冬天，杰夫就来纽约，一吃面条，二穿着厚厚的栗鼠皮大衣在伊斯特河看船，三把芝加哥产的成衣存放到富尔顿街的一家店里。其他三个季节里他在纽约以西，活动范围是斯波顿与坦帕之间。他对他干的那行自鸣得意，还一本正经摆出一套独特的伦理进行辩解。他那行不是什么新门路。他一文本钱不花，开了家无限公司，专收那些不安分又没头脑的同胞们的金钱。

男孩子喜爱太阳落山后坐到树林里吹口哨，杰夫每年到纽约这个楼房林立的城市度假时，闲得无聊了爱吹嘘他的种种业绩。于是，我在日历上他要来的那天做了个记号，并与普罗文萨诺餐馆打好交道，挑了个安静角落，坐在张有酒迹的小桌旁，小桌的一边有棵漂亮的橡胶树，另一边墙上挂了个画框，画上画着一座宫殿。

“有两种生财之道法律应该承认，一是华尔街的股票投机，二是偷盗。”杰夫说。

“承认其中一种几乎人人赞成。”我说着笑出了声。

“偷盗也应在承认之列。”杰夫说。听他这样一说，我知道不该笑。

“大约两个月前，”杰夫说，“我有机会认识了两个人，刚才说的这两个行当两人各在一行。一个是偷盗协会的会员，没斗过我，同时另一个金融界的拿破仑^①也相形见绌。”

“这倒真凑巧。”我说着打了个呵欠，“一个多星期前我在拉马斯波一枪打着了一只鸭子，还打着了一只地松鼠，我对你说过，记得吧？”我了解杰夫，知道怎样使他说得起劲。

“你先听我说说，这些家伙的心地怎么恶毒，先弄坏公德这个弹簧，再使得社会这个轮子不得正常运转。”杰夫说，俨然像一个要揭发别人罪恶的人，眼里闪现出纯洁的目光。

“刚才我说，三个月前我结交了坏人。人生在世，只有两种时候会结交坏人，一是弄得身无分文的时候，二是发了财的时候。

“最合法的买卖也难免不碰上倒霉的时候。我在阿肯色州时，走到一个三岔路口拐错了弯，进了皮文镇。大概是去年春天我闯到皮文让他们吃到苦头结下了仇。我卖过六百元的果树苗，有李树、樱桃树、桃树、梨树。皮文人睁大眼盯着马路，就等我再从那地方过。我在镇上的大街把马车赶到水晶宫药店才发现我和白马比尔进了埋伏圈。

“皮文人突然逮住我，牢牢抓着比尔的缰绳，要找我算账，个个都说买我的果树苗上了当。一伙人把马车的缰绳穿进我背心的袖管里，拉扯着我去看他们的花园和果园。

“他们的果树长出来后与标签上写明的不是一个样，大多成了柿子树和山茱萸，还有一两处是黑皮橡树和白杨。唯一一株长

① 此处金融界的拿破仑是指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

出了点名堂的树是一棵山茱萸，树上有个黄蜂窝，还挂着件半旧的紧身外套。

“皮文人拽着我们走遍了全镇，只要树不结果都责怪我。他们抢走我的表和钱作抵押，又扣下比尔和马车。他们说，等到哪株山茱萸六月里结出大桃子，我可以去领回我的东西。然后，他们抽出了缰绳，叫我往落基山滚。我像刘易斯和克拉克^①那样，往那片河流湍急、树木遮天蔽日的地方跑。

“等我心定下来，发现原来是到了圣菲铁路一个不认识的小镇上。皮文人把我口袋的东西搜刮一空，只剩下烟草。看来他们不想要我的命，留下烟草就能保住命。我咬了一团，坐到铁路边的一堆枕木上，让脑子清醒清醒。

“这时一列货运快车从远处开了过来。经过小镇时减慢了速度，从车上掉下一个黑包，滚出二十多码，掀起一团灰尘。原来是个人，站起身后边吐煤粉边恶狠狠地骂。我发现这人年纪轻，脸宽，衣着讲究，不像是偷搭快车的，倒像是坐得起卧铺的。尽管浑身黑，成了扫烟囱的，还乐呵呵一笑。

“‘掉下车的吗？’我问。

“‘不，跳下车的。’他说，‘目的达到了。这是什么镇？’

“‘我还没看地图。’我说，‘只比你先到五分钟。你摔得怎样？’

“‘摔得不轻。’他把一只手臂转了个圈，说，‘我看这肩——行，没问题。’

“他弯下腰拍去身上的灰，却不料口袋里掉出一根九寸长、

^① 刘易斯（1774—1809）与克拉克（1770—1838）在美国购买路易斯安娜州时，奉第三任总统杰弗逊派遣，带领一个探险队在该地区考察。

撬门用的细钢钎。他忙捡起来，先瞪大眼看着我，然后咧开嘴笑着，伸出只手。

“‘伙计，你好。’他说，‘我不是见过你吗？去年夏天你在密苏里州南部卖宝沙，五毛钱一小调羹，说是可以防止油发生爆炸。’

“‘油不会爆炸。’我说，‘油化成了气体才会爆炸。’但是我仍然与他握了手。

“‘我名叫比尔·巴西特。’他对我说，‘倒不是我自高自大，而是我有一种职业自豪感。告诉你吧，算你运气，你遇到了最高明的贼，在密西西比河一带来无影去无踪。’

“于是，我和这位比尔·巴西特坐在枕木上大吹大擂起来，仿佛是两位同宗的大师相遇，谈得投机。他也身无分文，两人更是成了知己。他告诉我，在小石城一个女佣出卖了他，得赶紧逃跑。要不然，本领高强的贼哪用扒货车？

“‘我有一个本领，’比尔·巴西特说，‘就是如果要搞点小偷小摸时，便向娘儿们献殷勤。动了情她们就晕头转向。谁家要是值钱的东西，又雇个漂亮佣人，你等着瞧吧，他家的金银准得不翼而飞。我坐到馆子里大吃大喝，而警察还说是内贼干的，因为女主人的侄儿就是个穷鬼。我先在女佣身上下功夫，等她让我进了屋，我便在锁上下功夫。’比尔说，‘谁知道小石城那娘儿们毁了我。’他说，‘她发现了我另带着一个姑娘乘电车。晚上我去她那里时，本来应开着的门却关上了。楼上房间的钥匙我都有，可是，哼！她把门反锁上了。她出卖了我。’比尔·巴西特说。

“比尔想用细钢钎撬开锁进去，但那娘儿们扯开嗓门大喊大叫起来，比尔只好连滚带爬从那家人家逃到车站。他没带行李，

车站不让上车，他便爬上了一列出站的货车。

“我们各自谈完自己的倒霉事后，比尔说：‘我现在饿了。这小镇看来没有上弹簧锁。我们来点小动作，先弄两个钱花花，怎样？你大概没带什么生发油、包金表链之类的假货到广场卖，骗骗那些想占便宜的小气鬼吧？’

“‘没有，’我说，‘我本来有个手提包，里面放着巴达哥尼亚^①钻石耳坠，还有钻石装饰针，让皮文人扣下了，如果紫树不流出黄胶汁，不结日本李，卖出了钱，就别想再要回来。除非有卢瑟·伯班克这样的大园艺家合伙，还是死了心吧。’

“‘没关系，’巴西特说，‘我们把拿手好戏用出来吧。也许天黑以后我能向哪位太太借到枚发针，挑开农牧渔业银行的门。

“我们正谈着时，一列客车靠站了。一个戴高礼帽的人没从月台一边下，而是快步向我们走来。他矮胖个子，长着大鼻子、小眼睛，但衣着讲究，小心翼翼提着个手提包，看来里面装的不是鸡蛋便是铁路股票。他从我们身边经过，沿铁路继续走，连看都没看小镇一眼。

“‘来吧！’比尔·巴西特对我说，开始追那人。

“‘去什么地方？’我问。

“‘哎呀，难道你忘了你已经一无所有？财神爷从你眼皮底下过难道没看见？救星来了你还不知道？没想到你就这样聪明？’

“我们在树林边赶上了陌生人。太阳已经落山，这地方又偏僻，没人看到我们拦住他。比尔取下这人头上的丝帽，用自己的衣袖掸掸帽上的灰，又给那人戴上。

① 巴达哥尼亚为南美洲一地区，在阿根廷及智利南部。

“‘先生，你这是什么意思？’那人说。

“‘过去我也戴这种帽子，不自在了时常这样做。’比尔说，‘现在没戴，只好借用你的。先生，我们想找你的事该怎么开口说呢？我看还是先搜你的口袋吧。’

“比尔·巴西特把口袋摸遍了，显出副鄙夷的神态。

“‘表都没有一只，你就不觉得丢人？真是尊空心石膏像！’比尔说，‘你穿得像公子哥儿，口袋里却是布贴着布。车钱也没见到你有一个，怎么能坐车？’

“那人开口了，说他没有钱财。巴西特还是拿过了他的手提袋，打开一看，只有衣领、袜子，还有剪下的半张报纸。比尔细细看过剪报，向被他拦路打劫的人伸出只手。

“‘伙计，你好！’他说，‘请接受朋友的歉意。我是大盗比尔·巴西特。彼得斯先生，你过来认识认识阿尔弗雷德·伊·里克斯先生。握手吧。’比尔说，‘里克斯先生，干起无法无天的事来，彼得斯先生不同于我和你。他每次挣钱得花本。里克斯先生，很高兴见到你，见到你和彼得斯先生。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全国群英会，撬门扭锁的、欺哄诈骗的、股票投机的全到场了。彼得斯先生，你看看里克斯先生的本领吧。’

“比尔·巴西特递给我的报纸上登了这位里克斯先生的一张清晰的照片。是份芝加哥出版的报纸，文章段段把里克斯骂得狗血淋头。看过报纸我才知道，眼前的这位里克斯曾坐在他装饰豪华的办公室里，把全佛罗里达州浸泡在水里的地说成旱地，一块一块卖给那些地产投资的门外汉。他得到的钱大约十万。但是偏偏有些买主太认真，爱给你找麻烦。这种人我也见过，卖给了他金表他要放到酸里试真假。有个买主小心眼，不辞劳苦去看他买的地是不是篱笆坏了要加一两个桩，另外再贩些柠檬回来，赶在